

外国人笔下的清宫秘闻

慈禧写照记

〔美〕卡尔女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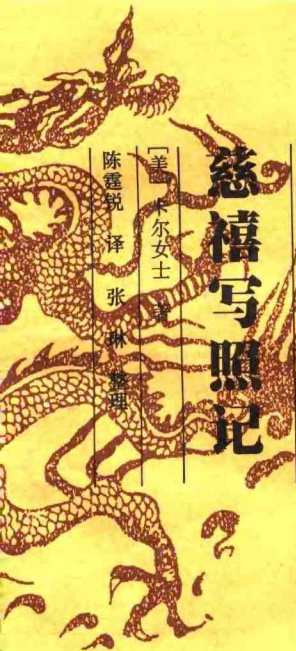


外国人笔下的清室秘闻

慈禧写照记

[美] 卡尔女士

陈霞锐 译 张琳 整理



(粤)新登字 17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慈禧写照记/卡尔著

(外国人笔下的清官秘闻丛书)

ISBN7-80607-116-4 ¥14.80 元

I. 慈

II. 卡

III. 近代—纪实—文学

IV. K206.6

慈禧写照记

(美)卡尔著

终审:成平

策划:赵洪林

责任编辑:赵洪林

封面设计:金星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四楼)

电话:3331403 邮政编码:519015

印刷:南昌市群众印刷厂

开本:787×1092mm 1/32

印张:11.875 字数:274千字

版次: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80607-116-4/I·73

定价:14.8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卡尔女士所画慈禧画像



卡尔女士所画另一幅慈禧油画像(现藏台北)

序

前清甲乙之际，美国卡尔女士以画家资格留居大内，可八九月之久。尝自诩谓有此经历者，自马可·波罗以来，一人而已，故其对于宫闱琐事非常熟悉，而女士不仅以绘事见称，而尤擅长于文学之才，故于其出清宫之后，即将在大内种种经历编为一书，颜曰《慈禧写照记》。清宫日常琐碎之事，无不曲为绘出，有声有色，能令读之者，若或亲见之焉。呜呼！天宝官人，谈开元间遗事，有如此之纤悉必备耶，沧桑之感又不能不因之而动于中矣。按此册可与德龄女士所著《清宫二年记》参观，以二书所记，皆为大内极有趣味之琐事，国家大政，则绝未一谈。而此则以外人之手笔，写宫闱之状况，尤较可玩味，惜乎译笔芜陋，不逮原著多矣。

乙卯六月吴县霍锐陈政识于海上

序 言

当一千九百零三年四月，予道出申江，稍事勾留，行装甫卸，忽接北京美国驻使康格夫人来书，谓中国慈禧太后有倩人写照之举，不知我之意云何，肯承之否？夫人又谓，如果成功，太后或允以此照，赍往美国圣路易赛会陈列，当为该会添生色不少。天下万国之人，既见太后真相，则吾知其论太后之观念，将为之一变，于太后亦殊得也。予立以书复之，曰：来示囑为太后写照，极称鄙人之愿，谨倚装以俟后命。后再得康格夫人书，则知事已就绪，惟进宫画像之日尚未选定耳。予因整理行装，在申候命，但办事迟延，最为中国官场之恶习。故值俟至是年七月，康格夫人始接得中国外务部文书，谓请于八月五号，同美国画家卡尔女士进宫朝见，以便即日开始为太后写照，康格夫人即以日期见告，予遂于七月二十九号自上海启行，既抵京，即下榻于美国使署。康格夫妇二人，款待周至，极所深感。迨至八月五号，予遂蒙康格夫人带领进大内，以私见礼，进谒中国慈禧皇太后于颐和园。

以外国画家资格，直进大内，为皇太后写照，在中国历史上实为破天荒之事。故一切礼节，举无前例可引，情恍迷离，不知何施而可。而太后写照，共允出席几次，予亦无从悬揣，询之他人，他人亦无从知之也。盖宫内平日种种事务，胥由太后一人自由主张，则今兹太后自己写照，岂容他人置喙于其间乎！故予当进见之际，犹自谓事谐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况太后性情，证以平素之耳食，又殊不易与，则我国失败之机多，而成功之机少也。而在朝见之第一日，外务部有人语我曰：太后写照，仅允出席一次，予心更为忐忑不安。特既经进见而后，予之观念，顿为之一变。太后款待之殷勤，招呼之周至，可谓无

微不至，又出我意料之外。而对于我写照之设备，亦应有尽有，至称便利。故在于驻宫之日，除为太后写送往圣路易赛会一像外，更为太后续写三照云。

夫予驻宫之时，既甚永久，则一切宫闱琐事自能熟习无遗，微特欧美人鲜有此经历，即中国人得有我之机缘者，亦不数数觐也。然予驻宫后数月，即立意不将我在大内之经历，宣示于世，盖予既蒙慈禧太后恩待周至，而官中其余诸人，待我亦极不薄，则我亦当以相当之善意报之。故事，凡有人以宫闱事披露于世者，为大不敬，然则我安敢蹈不敬罪，而负慈禧太后之知遇乎？特予返回美洲后，各种报纸，往往将我之经历，信口雌黄，淆惑他人之观听，间有得之他人口述，则亦为海市蜃楼，无中生有之作。如有人谓太后乃一阴险女子，待我极苛刻，写照之时，强予写一较美较少之像，且落笔之后又不准予有所改正，凡此种种，见于平日报纸者，不一而足。而伦敦《泰晤士报》某日，登有新闻一则，更为荒谬，谓有人云中国慈禧皇太后，性极暴戾，有虎豹之威，今经卡尔女士证实，殊非过言云云。余见之大异，盖予从未发为此等不确当之言论，以披露于世，而予所见之该项记载，美国各报又转相抄袭，且加以按语，谓上半截云云亦属我之口吻。夫欧美报纸之势力，既极伟大，则该项记载，自必深印于人人之脑筋中，即使我去函辨正，亦难望矫正公众之心理矣。而此同类之记载，又复层见叠出，于我心殊怦怦也。既而思之，若为慈禧皇太后及我之名誉起见，则势不得不起而与之力辩，其辩护之法，则固无有加将予在宫中为太后写照之种种经过，编成一书便者，此本书之所以作也。

此书之作，其必惹起我中国一般友朋之注意无疑，甚或大伤其对我之感情，盖彼辈不知我书内容，究竟如何。若使太后及京中诸贵妇闻之，则亦心警我之短，以为有负彼等之知遇。盖

中国故事，凡有议及圣主圣后者，不论是善是恶，终坐不敬之罪。故历来君后之起居动作，从无有人敢訾议之，亦无有人敢称扬之者，否则即为不忠不孝之人，为朝野上下所吐弃矣。故予之著此书也，即使言过其实，一意赞美太后之品性，亦不能补我之过，而读者诸君，则将谓作者本意，无非为取媚于慈禧太后起见，转辗思维，殊难为也。然予著书之意既决，则断不能以上述诸因而中止之，惟欲免求全之毁，则不如于本书体裁，重加之意，因立意撰述本书，专取简单确实之叙事体，不加片言论断，如是则或足以补我之过于万一乎。

拳匪之乱，内廷诸人常引为谈助，娓娓不少倦，如往叩以当时情形，彼等亦直言不讳，未尝有所迟疑。故予于庚子年拳匪乱时之情景，颇能仿佛一二。盖予固时时利用我之良好机会，刺取其中真相，哲学家有言曰：欲观其人之真性情，则观于其四围之人物可也。予之喜与宫中诸贵妇剧谈者，即一本此原则。故以欧美人而真能接近慈禧太后及其四围诸人。而观察其为人者，当自我始，则是书之作，殆不可以已矣。

中国立国最古，故内廷一切礼节，亦最繁缛。沿习既久，真意渐失，若非以古体细为推敲，则竟有莫明其故者。予在中国之日浅，无暇深为考究，故书中一切记载，皆据实书，未尝有所穿凿，读者幸垂鉴之。

目 录

序.....	(1)
序言.....	(2)
第一章 予之觀見及在宮之第一日.....	(1)
第二章 太后之真相 茶会 蕩舟.....	(8)
第三章 醇亲王府	(13)
第四章 太后之宝座室	(16)
第五章 皇后与嫔妃及其他贵妇人	(20)
第六章 廣綏画像 太后之犬	(24)
第七章 大内节宴	(28)
第八章 光绪皇帝	(31)
第九章 皇上万寿	(35)
第十章 三海宫殿	(40)
第十一章 太后之特性 三海第二次之游览	(46)
第十二章 驾还颐和园	(52)
第十三章 颐和园中之汽舟 孔庙下丁致祭	(56)
第十四章 宫监	(59)
第十五章 慈禧太后之才调	(63)
第十六章 大朝堂	(69)
第十七章 颐和园	(72)
第十八章 宫中之中秋令节	(75)
第十九章 颐和园中之园游会	(79)
第二十章 太后第二画像之着手 宫中之画家	(83)
第二十一章 欧洲马戏在大内之开演	(87)
第二十二章 大内之惯习	(91)
第二十三章 太后之勤劳国事及其万寿	(96)



409992

第二十四章	紫禁城内之皇宫	(98)
第二十五章	送往圣路易赛会太后画像之着手	(101)
第二十六章	清汉交际之惯例	(103)
第二十七章	中国馈赠之礼	(107)
第二十八章	冬日之大内	(109)
第二十九章	中国宗教仪式	(112)
第三十章	慈禧太后之经历	(115)
第三十一章	太后之轶事	(123)
第三十二章	新年朝贺	(127)
第三十三章	太后肖像之续写 春日之太内	(130)
第三十四章	肖像之完工及其放洋之情形	(133)
第三十五章	驾还颐和园	(136)

15

第一章 予之覲见及在宫之第一日

一千九百零四年八月五号，为予首次进见慈禧太后之日。是日，晨光熹微，予辈即自美国驻使署启行，盖自北京城至颐和园，须行车三小时可到。而余等之朝见时刻，则定于是晨之十点半钟，而在十一点钟，即须起始为太后写照，故不得不早时先行。况此上述之时刻，乃自钦天监谨敬选定，决不能稍有迟误也。

余辈启行之时，为晨间七点钟，朝旭未升，宿雾犹氤。同行者，除康格夫人及其翻译外，尚有使馆卫队多人与俱，与所带画具，为画布及画架各一方。既出北京城，所过皆明媚之乡，田野风景，幽雅宜人。又适当宿雨初晴之后，山色湖光，别饶一种艳态。车行其间，至为恬适。未几，宫墙巍峨，隐现于视线以外，山色苍然，照人襟袖，绝是一幅好图画也。

余辈既离北京城，即有由外务部派来之卫队，随后护行。车行乡村间，既及一小时半，然后经喇嘛庙之旧址，及皇族避暑花园多所。未及一小时，颐和园即涌现于吾人眼帘之前矣。殿阁嵯峨，气象万千，而红生花笑，鸟歌燕语，又极幽雅之致，几疑为天壤间别一境界，非复在人间矣。

颐和园门首，坐有乞丐多人，或盲或跛，状至不一。终日喃喃喊苦，求乞于出入内廷诸大员贵族及官监之辈。历观东方各国皇宫之门首，多有此种现象，固不独颐和园为然也。每当

两宫驻驾颐和园时，外务部为办公便利起见，常设一临时办事处于颐和园大门之左，是年亦照常设立。余辈既下车，当时即有官员多人，带领翻译，前来接待，随即在该办事处稍憩。少顷，有一太监来前，导余辈去办事处，进乘红色宫轿，由六人舁之而行。趋向左门入，即经过天子之宫，沿路景物，皆非寻常所见，殊有目不暇给之势。未几，至一作四方形之大殿，四面围以花草无数，至为美观。太监等指点余辈出轿，且导余辈穿殿而过，当时从者与导者，无虑数十人，鱼贯而入，绝无喧哗。殿后中央之屏，嵌有大玻璃一方，上书一极大“寿”字，过殿不及数十步，余辈径登中国慈禧皇太后之殿廷矣。

当余辈登殿时，有公主及宫女多人，出而招待，中有前出使巴黎之裕庚夫人，及其女公子二人，咸为予熟识之友。阔别多年，邂逅一旦，增进我之快乐不少。且其二女公子，操英语极佳，居中传述，极称我愿。斯时为十点十五分钟，稍顷，御驾至矣。但见人丛中，有一极美之女子，面带笑容，与康格夫人竭力周旋。裕庚之女公子一人，耳语曰：“斯即皇太后陛下是也。”然予相皇太后面貌，乃一极美丽极和善之妇人，度其年事，不过四十而止。其神情之佳，一见能使人喜悦，与世界之相传其为一残暴不可以理喻之老妇人之评语，何不相类如此，几疑其非是。然在予前者，固明明中国之慈禧太后，而非别一妇人，从面可知人传之非其真也。随太后之后，有一少年人，貌极清癯，仍不脱童子之气味者，则为中国之天子，光绪皇帝云。

慈禧皇太后既与康格去人互致诚意，即转身面予。予因趋前为礼，太后以笑容迎我，旋出其手，似将与我为握手礼者，予以口亲之。此在礼节单内未经规定，而予之所以出此者，实以一见慈禧太后之容颜，令我仰慕之忱油然而生，遂不觉行此亲手之礼，以表我敬意，一往情深，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既太后

即以光绪帝为我介绍，予随即与之行礼，帝答礼如仪。谈话移时，裕庚女公子传译太后谕旨，请即以我之画具，预备安排，而太后则暂退更衣。予遂遍相殿之四周，求一合宜之写照地方，竟不可得。盖殿极广大，而四面窗棂之上部，多糊以花纸，故光线极不充足。惟玻璃屏门之前，光线尚称，然地仅一角，又嫌太小。果在此写照，则予之画架，势不得不与太后宝座，互为接近，而必又与画大像，极不相宜。又闻太后仅允出座一、二次，不于此时蒞事，即难得太后之眷顾。是晨外务部诸人，凿凿为我言之，故予在此时，殊觉踌躇不安也。

诸事摒挡已毕。稍倾，太后即更衣而出，身穿一黄色大袍，绣以紫色牡丹花，密缀明珠无数，其钮子则以碧玉为之。中衬以同色之单袍一件，又于外袍之上，披一领巾，上为寿字花样，亦嵌以明珠碧玉。其鞋及手中荷包袋之花样，则与外袍相同。头上戴缨子一挂，黑漆之发，分作左右两截，一边戴玉蝴蝶，一边戴鲜花。手戴玉钏及玉护指，光辉夺目，精采照人。而首饰之右，悬有明珠八串，长几及肩，闪烁生光，别饶风韵，姗姗来迟，几疑自天而降也。太后既戾止殿中，问予以安置宝座之处，宫监既如我指点，安置宝座讫，太后遂登座焉。太后御体长度不及五尺，然斯时所穿之鞋，其底足有六英寸厚，故登座后，身体似觉加长多多，望之俨然，态度极佳。太后又数嘱裕庚之公子传述，谓如姿势不佳，尽可直言改正，予颌之而已，时已近十一钟矣。

凡事著手最难，画图亦然。凡图画家开始为一极尊贵极重要之画片时，未有不几经审慎而后敢下笔者。今予所画者，为中国至尊无上慈禧太后之肖像，巍然坐于我前，凭我三寸不律，写出其庄严之圣容。斯时予一身之责任，如何重大，每一思之，未尝不怦然心动。脱画而不成则如何？成而不佳则如何？予一

身之名誉，固不足恤，而康格夫人，将何以为情乎？矧今日光线既不称手，而地步又极狭窄，则事之成功与否，真在不可知之数。故予斯时心之怦怦不安，殊难为他人道也。盖斯为予画慈禧太后御容，起点之时，事之成败，全在此刹那间云。

慈禧太后数以精锐之目光视我，予不胜惶恐，两手亦微为之颤，虽故示镇静，亦不能不露张皇之色。全殿共悬有自鸣钟八十五具，洎至十一点钟，同时铛铛作响，每钟皆发一特别清脆之音，煞是奇闻。于是慈禧太后写照吉时至矣，予遂凭取桴炭一段，为慈禧皇太后第一画像（慈禧太后生平从未倩人画像，有之盖自予始）下第一笔。斯时公主嫔妃及宫监人等，无不环而观之，惟举屏息不作一声，故耳中所闻，唯此钟摆声，与我之铅笔作画声而已。稍顷，我神色渐定，专注意于太后容貌及我这画片，一意临写，不知晷之移也。无何，太后谓裕庚女公子曰：“卡尔女士今日行程匆促，得无倦乎？”请停画像，始俟明日续为之。又曰：“请暂住他室，稍用茶点，以事憩息。”予立允其请。太后遂降自宝座，趋至我画架前，观我所图之御容。斯时予已将太后全体画成一模型，而太后面貌，则已细为点缀，神情毕肖矣。太后注视移时，颇为欣然，且盛赞我之技能为不可及。然予觉太后赞我之言未必出于由衷，不过一味恭维而已。太后观览画像既毕，即手招康格夫人暨诸公主等，同趋前一阅，随意观览，议论颇多。太后因谓予曰：“女士画像，极称朕意，不知女士肯驻留宫中，为予毕此像否？庶予可随便出座，勿以拘泥时刻为苦也。”予闻之欣甚，即俯首称谢曰：“敢不惟陛下之命。”太后优待外人之至意，不难于此可见一斑。面予素以太后有仇洋之心之成见，亦随于此时烟消而云灭矣。予因思既常驻宫中，太后画像，始可以指日成功，一篲之讥，殆可免乎，不禁为之欣喜万状也。太后见予立允其请，亦殊欢乐，太后即引

退，余辈亦暂住别室用茶点。太后用膳或茶，一例自斟自酌，无人作陪，盖太后尊严如神圣，无人可与之并坐。倘有自酌来宾，须邀之入席者，则由宫中第一贵女，出而主席，其宾客则依次坐于主席之左及右。是日同座之宾客，则为裕女子康格夫人及予数人云。

桌上装置碟子无数，皆盛以果点，种类之多，几不可明状。旁又缀以各色之鲜花，殊称美观。宫妃为便利外宾起见，又置备外国碟子刀叉等物于旁，外国酒及荷兰水多种，亦一例其备。然予对于外国酒点，举不措意，唯中国式之碟子及茶点等物，殊惹起我之好奇心，试以筷子取啖一二种，则多为生平未尝之味也。

余辈用茶点既已，皇太后与皇后即同时戾止。太后即以后介绍与我。其介绍时之态度，与顷介绍皇上时相同，予即行礼如仪。又随皇后之后，有皇妃一人，太后亦为我介绍之。既太后即与康格夫人言，谓已预备菊部，演剧于某厅，请余辈往观，余辈欣然称谢。太后与康格夫人领前先行，予与皇后及公主辈随之。穿过宫殿数处，沿路皆有鲜花点缀，芬芬扑鼻，异常可爱。后至一较大之厅，即菊部演剧处矣。全厅作长方形，戏台突出于中间，三面临空。台后则通有二门，以为角色之入口出口处。全台建筑，极为华丽，画栋雕梁，非寻常人家所有。戏台之前，满置栽有鲜花之花盆，以及紫铜之古器多种。再前有亭翼然于其上者，即为太后之御座，全亭约长六十英尺或八十英尺，其廊柱则以极精细之白石为之，建筑之华美，有过于戏台远甚。亭之后部，置有大玻璃一方，闪烁生光，尤饶景致。顾曲于此，真最占形胜也。御阁之后，有箱房散座，适与御座直角形，只可如土耳其人之围坐地上而已。是日来宾，除予与康格夫人外，并无他人，故此番太后之召集菊部，似专为余辈，其